

倾诉人: 晓琪 33岁(文中人物皆为化名, 请勿对号入座) 时间: 5月20日
地点: 珠江路某茶室 记录: 快报记者 梅剑飞

我给你空间 你嫌我冷淡



倾诉

用心记录你的故事

“你是不是有事?”老公冷不防地说,“有事请直说,我早感觉你不对劲了,你根本不关心我。我回来得晚,你自始至终没有问过我都在外干了些什么。你不质疑我,说明你对我压根不在意。从前你缠着我,现在呢?”

他很少再抱我

老公进屋的时候,我正在书房看书。
“吃饭了吗?”我提高嗓门问,“累了吧?”

“还好。”老公丢下包,顺手拿起桌上的水杯,将一杯泡好早已冷却的茶一饮而尽。

我继续埋头工作,还要写讲义。老公去阳台抽烟,偶尔,几声叹息由远而近。

夜里12点,我看看时间,该睡觉了。

走出书房,老公的鼾声传来,他睡着了。我昏昏沉沉,无比疲惫,想睡觉,可躺在床上,闭上眼睛,毫无睡意。

我起身,重新回书房,打开电脑,戴上耳机,听听歌。

听蔡琴的歌,听刘若英的歌。我的思绪随着窗外吹进的夜风,飘来飘去。很久了,老公夜夜晚归,最早也是10点左右回家,夜里12点之后醉醺醺归来是家常便饭。

今夜,他11点走进家门,我特意看了时间。

他很少再拥抱我,他冷冰冰的,很少陪我逛街,他忧心忡忡。而我,不懂我们结婚才8年,他为何总是郁郁寡欢。今夜,我在一首首忧伤的歌曲中数着时间一秒秒流走,失眠,漫无边际的失眠……

天快亮时,我终于有了倦意。回到床上,突然间,老公似乎是说梦话,没头没尾的:“怎么心事重重的……”

以前不是这样的

我们的生活,被一种道不清说不明的沉默包围。

以前不是这样的。

从2008年起,老公的事业进入正轨。他忙碌,夜以继日地奋斗,我冒着严寒,顶着酷暑,给他送饭。有一次,我给老公送鸡汤,从集庆门出发,到三山街,我从出租车上下来,走在路上,摔跤了。

因为下雨,冬天的路面非常滑。寒意袭来,我倒在一地鸡汤旁边,瑟瑟发抖。

本来,我委屈得想哭。不想让老公分心,我打车回家,换衣服,重新弄一份鸡汤再次送来。在老公的办公室,看他熬得发红的眼睛,看他津津有味喝我送来的鸡汤,那便是

我的温暖。

“晚上几点回家?”那时,我爱撒娇,缠着老公跟我一道回家。他说:“不能把工作带回家啊,这个你懂,乖,先回,我尽快。”

我不愿意回,躺在沙发上等老公忙完。看着老公在不远处凝思,我想,有我陪伴,他必然不累。

躺着躺着,不知不觉睡着了,第二天,我醒来发现自己竟然卧躺在家,在暖和的床上。“怎么回事?”我以为自己在做梦。老公淡淡地说:“抱你回家的,把你卖了,你都不知道。”

幸福,简简单单。老公抱我回家,我真不知情,他的动作很轻很轻,怕吵醒我。

是我错了吗?

老公的应酬渐渐增多。

他回家太晚,我未曾责怪。“对不起,我又回晚了。”起先,老公向我致歉,我包容地笑,接纳疲倦的老公回到家的港湾。

老公会提前打电话给我,“老婆,请个假,今晚比较忙,给我留个门哈!”

我不是不懂事的女人,我说:“没事,为工作的事,我支持。以后,也不用给我请假,忙完回来就是了。”

老公不怎么给我请假了,记忆中,自2010年5月起,没再听到老公说“请假”二字。

2011年4月底的一天,凌晨四点,老公回家了,他大大咧咧进屋,我机敏地醒来,看时间,突然内心无限荒凉,我睁开眼,看老公换睡衣。

“你是不是有事?”老公冷不防地说,“有事请直说,我早感觉你不对劲了,你根本不关心我。我回来得晚,你自始至终没有问过我都在外干了些什么。你不质疑我,说明你对我压根不在意。”

“你……”我像是被雷声惊醒,无话可说,我体谅你,我给你空间……老公皱着眉,接着说:“你打电话催我早点回家没有?我回来太晚,你生气没有?你对我死气沉沉的,你有难言之隐吗?”

我从老公的眼睛里捕获到一种绝望的气息,我们是在互相误解吗?“我真的不了解你,也许你和别的女人不一样……”老公冷笑。我,几乎针芒在背。



倾诉人: 长坤 25岁(文中人物皆为化名, 请勿对号入座) 时间: 5月18日
地点: 新街口置地广场 记录: 快报记者 梅剑飞

还在校园的她 爱上了攀比……

我去借钱,赶在心凌生日之前买好礼物——她想要的那只包包。当我将包包交给心凌,她露出笑脸,抱着我,贴着我,我却再也感受不到她的温情。

心凌考上了研究生

起先是我想考研,我动员女友心凌也考,“我们读个研再走向社会,起点更高。”

心凌的家庭条件不好,她本想毕业就工作,但经过我的劝说,她答应和我一起考。结果,我没考上,心凌考上了。

现实是,2009年9月,我走上工作岗位,心凌有机会留在校园。

在我极度惆怅的那些天,心凌安慰我,她说:“你适合在社会上闯荡,未必要读太多的书,早点出去是好事。”也许吧,我认命了,我早些工作不见得是坏事,比如,我可以挣钱补贴心凌读书。

心凌顺利地成为研究生的第一天晚上,我陪她在校园走来走去。走到夜深人静,我送她到宿舍楼下。

“不像以前了,送你到楼下,我再回自己的宿舍。现在,我得离开校园了。”告别的时刻,我的心中升起几丝责任感,心凌仍是学生,我得努力创造条件让她高枕无忧地学习。

价格不是问题

在心凌身上花钱,我从心疼。

2010年11月,一个周六下午,心凌拉着我的手从中央商场逛到金鹰。“我舍友穿的一件米黄色外套特好看,我们去找找。”心凌也不说那件衣服是什么牌子,她左看右看,我紧跟其后。

我们在金鹰的一个店面前停下,心凌喜出望外。

心凌顺利地找到她心仪的那款衣服,她问营业员是否有其他颜色?“不能和舍友撞衫,起码得错开色彩。”心凌开心地接过营业员递来的另外一件,粉红色,看上去很漂亮。

“怎么样?”从试衣间里闪烁而出的心凌,在白晃晃的灯光下光彩夺目。“小姐你真会挑……”营业员抢着回答,平心而论,心凌看中的衣服确实好看。

“怎么样啊?”心凌显然无比满足,她想听我的评价。我的意见至关重要,若点头,这衣服就得买下。

我关注的是价格,尽管这衣服几乎能占据我的月收入……不过,只要心凌

喜欢,价格不是问题。

刷卡付费之前,心凌犹豫一下,她悄悄地说:“要不,算了吧?”我装作没听见,怎么能算了!我付款的瞬间,偷偷地看心凌,她表情特别,抿着嘴,眼睛睁得大大的,似乎挺感动。

你要买的还远远不够

渐渐地,心凌的日常消费都被我包揽了。即便我捉襟见肘。

心凌家在西北,以前寒暑假她都是坐火车来回。从我工作起,舍不得再让心凌挤火车,主动要给她订机票。

我拼命工作,因为我需要钱,心凌的需求越来越多。

2011年3月初,我到校园看心凌,那天,心凌明确提出,她看中了一个包包,“就是有点贵,好几千呢!”“想要吗?”我清醒地意识到,3月25日,心凌的生日,她想要礼物了。

我故意说:“暂时没那么多钱,先买个便宜的。”心凌笑着不说话,曾经,心凌和我在一起,看我买太贵的东西她会制止。如今,心凌尚在校园,我工作了有收入,不论我买什么,哪怕是囊中羞涩,她也熟视无睹。心凌的变化使我吃惊,“我舍友用的那个包包……”

“你是在攀比吗?”我隐约明白了心凌的心思,“咱不是有钱人,没必要和人家比……”

“谁比了,我只是说说。”心凌嘟着嘴不服气,“我真正是和她比的话,你要买的还远远不够。”

“他男朋友有钱,我没有。”我发起脾气,甚至想甩手离去。心凌沉默着。我们在校园里走来走去,话不投机,没说几句就想吵架。

那一天,我独自在广州路徘徊。站在路边看穿梭不止的行人和车辆,空气不时凝固,我一阵窒息。我给心凌打电话,她不冷不热。心凌离我远了,虽然,此刻她身处不远处的宁静校园。

我去借钱,赶在心凌生日之前买好礼物——她想要的那只包包。当我将包包交给心凌,她笑了,抱着我,贴着我,我却再也感受不到她的温情。

